

我手写我心——读青年作家许梦熊诗歌

诗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分行。当下写诗如赶集,哪儿热闹往哪儿挤,皆因写诗没门槛,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导致大量劣质诗歌充斥网络和报刊,直至泛滥成灾。

有人甚至说,写诗太容易,所以人们看不起诗;读诗太费劲,所以人们不读诗。

我虽然认同这一观点,但不会以这种眼光看待青年诗人许梦熊。要不然,他也不会把我当作他的忠实读者。

诗歌是许梦熊的生命。无论是早年出版的《宴之敖者》,还是新近推出的《与王象之书》(2021年6月,杭州出版社出版),抑或朋友圈里信手拈来的长短句,许梦熊的诗作总是给人以亲切细腻之感。他长于在生活现场捕捉诗情,从时代变迁、历史人物和个体经验中,开掘和淬炼诗意,所以其诗歌的“能见度”很高。

诗思与时代共脉搏,是当下诗歌创作的大道通途。许梦熊喜欢在物象(山水和星辰)、世象(人群和社会)、心象(感情和感悟)三个维度上觅诗,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取材广泛、形式多样、情思纷繁,好像无处不诗、无时不诗——他用手机截取画面,先凝神静思,后快乐歌唱,每日一至二首。

“挺胸为鹳鸣,又名诸屎渣。虽然小不点,国鸟孟加拉。呜呼高枝上,凝然如冻葩。幸亏有羽翼,无须过检查。”

“一灯照破千山月,万户人家不等闲。枯木逢春何须看,唯独樽酒亦神仙。”

“夜来樽酒不胜轻,转眼台州是仙庭。廿年寄身江南道,漂泊无依仗诗行。越行越远越逼仄,大道青天如闹铃。朝九晚五宜趋鹭,我辈文章等于零。”

微信朋友圈是大染缸,也是写诗的好地方。这3首写于2022年1月中旬的诗虽说无题,却厘清了人情事理,约略可窥许梦熊的内心世界。

圈里一文友与许梦熊相交甚深,见着“我辈文章等于零”,甚是不解,弱弱地发问:“怎么会?”许梦熊直言相告,这不是他的原创,而是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话题,曾引发20世纪80年代书画界的一场大辩论。



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有许多想通之处。许梦熊信手“拿来”,垒成诗行,与其说是赞同吴先生“笔墨只是创作工具”的观点,毋宁说是一种无奈,甚至是我手写我心的自嘲。

许梦熊,真名许中华,浙江台州人。15年前,我在磐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曾牵头组织金华市“‘80后新锐写手’论剑百丈潭”活动,许梦熊剑气纵横,健笔凌云,以长诗《丰饶之角》斩获冠军。那时,我只知道许中华是浙江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系学生,笔名“七夜”。没想到,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金华,且以诗谋生,“不断地变更住址”,是我所知的为数不多的自由撰稿人之一。

3个月前,我难得在某“中”字头的大报副刊发一篇千字文,收到的稿酬却不足百元。手拿这轻飘飘的汇单,我不敢说“如今的文字不值钱”,却足以让我扪心自问:倘若我是自由撰稿人,有许梦熊这样的心境与沉迷吗?

许梦熊对诗歌并非一见钟情,但一旦爱了,就爱得死去活来。他的诗,犹如其人,皆为呕心之作,流淌着真情率性,以及一种浪漫无羁的气质。

“在金华这座洞天福地的城市,写诗是一种诱惑。”这是许梦熊的真实想法。“一位长辈曾经奉劝我,别写诗,今天写诗的人实在太多了,敲一敲回车键,分分行,便是诗。”这些以诗歌为名的文字,“所能表明的一个倾向是汉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空洞”,“看上去像盖在猪肉上的一个蓝色印章,质检合格,或者检疫合格,它更接近于一块赘肉,一个零件,而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呼吸。”

这些年,“我很少跟家里通话,我和我的父亲鲜少谈论眼下的生活到底怎样,我也很少听我的母亲抱怨他们的日子比针尖还要刺人,我总让他们把自己交给菩萨,这是最好的办法,就跟我把自已交给诗歌一样,沉迷是活下去的良方。”

读这样的文字,内心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既为诗歌也为我们的父母。不是吗?只要喜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写作的浩瀚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谁也无法回避“开门七件事”予人的难处,自由撰稿人尤其如此。

“我想过的无非是一种心灵宁静的生活,对未来,我既不竭力规避什么,也不刻意追求什么,阿帕勒斯画不出一匹马嘴角的泡沫,可是随手扔向它的一块海绵却帮助他制造了非凡的泡沫。”这就是诗人的挚爱,也是诗人的偏执。

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近十年来,许梦熊既是浙江诗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又是诗歌赛场的一匹黑马,屡获国际、国内大奖。其中,组诗《乌云之河》获首届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记忆中的拱宸桥》获“运河南端·水韵拱宸”全球主题诗歌大赛银奖;组诗《山水的回音》获首届“浙东唐诗之路”全国诗画大赛一等奖。

2021年6月,许梦熊就如何理解诗,以及为何而写等问题,接受张杰(当代诗人,曾参加第21届青春诗会,2021年与友人创办《罗曼司重演》诗刊)的访谈。他说:一个诗人谈论自己的诗是困难的,这就跟一个旱鸭子潜水一样,他对水的恐惧使他看不到自己是打水里来的。我之所以避免谈论自己,乃至自己的诗,是因为我是一个诗歌的结巴,我的嘴上总停留着“可是……”,促使我创作的那点动力,大概就是现实的压力。

春色满园



孙健波摄

潘江涛

书人书话

三

奖项,有大有小;奖金,有高有低。但无不都是“沉迷”的美果,多多益善。

在几年前的某个饭局上,许梦熊接听朋友来电,闻说组诗《山居岁月》获得首届莫干山国际诗歌节游子主题诗歌大赛银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脱口而出:“好啊,又来钱了!”

受此感染,我忽然想起他的“现实的压力”,不由得端起酒杯,发自内心地向他表示祝贺。

一个诗人,从生活中有所发现和触动,到开掘主题、选择形象、锤炼语言,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而开掘和深化主题,是尤需用功的。许梦熊倘若羞于谈钱,对获奖之事轻描淡写,反而就不是许梦熊了。

记得有人曾问过足球大王贝利:这一生中哪个球踢得最好?贝利回答说:下一个。许梦熊还得生活,甚至想生活得更滋润,就得像贝利一样继续锚定下一个目标,集中精力创作《与王象之书》——以现代诗的名义,完成对古人的一次对话与致敬。

王象之是南宋地理学家。从酝酿编撰直至完稿,他大约花费了30年时间,以一己之力著成《舆地纪胜》凡200卷,可谓倾注半生心血。

然而,其生平事迹《宋史》不载,省志不清,就连家乡金华以及出生地磐安的历史文献里,也语焉不详。许梦熊如何突破这种客观或人为的局限?

以说明文形式,显然流于形式;以宣传式的口号,又过于直白空洞。许梦熊静下心来,循着蛛丝马迹,在故纸堆里一一搜寻。看了大量南宋有关的文献以及近人的研究后,王象之的面貌在迷雾中渐渐浮现,尽管依旧不甚清晰,却有助于想象力的纵情发挥,并能让许梦熊绕过烦琐的叙事的陷阱,在更高意义上施展手脚——

在凌乱、破碎、全是叹息的各种线索中拼凑你的事迹,这是历史的曲折
它让偏离中心的人没有一张完好无损的肖像

不过,许梦熊擅于组诗、长诗,但要以诗歌之名,对话800年前的地理学家,无疑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充满奇妙的诱惑与刺激。

原浙江省作协诗歌创委会主任柯平是许梦熊的授业恩师。他在序言中说:隔空对话“不仅需要技艺,还需要对历史本质与文人精神人格的洞察。但作者拥有的才华和学养使他足以胜任,从笔底汨汨流淌出来的那些诗句,尽管如同花光照眼,让人惊艳,实际上驾重若轻,包含着作者对诸如生与死,出仕与退隐,历史与现实等问题的理解。”(《在精神世界我们有相同的住址》)

无须讳言,每一种写作风格都有其存在理由,亦无所谓品位价值的高低,而只有情感的饱和度、诗性的辨识度和技巧的熟练度之分。《诗经》、唐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彰显了时代,而非隐匿时代,陷入背景空无的“理念写作”或玩文字游戏的“零度写作”。在《与王象之书》中,许梦熊站在时间的一个节点上眺望另一个节点,真实记录个人的观察、体会和感悟,让读者一眼看见800年前的另一种“真实”,可谓首开诗歌界的“先河”。

诗,一旦离开生活的土壤,必然出现严重的“虚脱”现象。诚如磐安县文联主席吴警兵所说:“这部长诗在叙述方式上,是叙事与抒情巧妙结合。磐安的历史人物与风土人情,有机地融合进诗里,读起来毫不生硬。表现手法上,并非宏大空洞的叙述,而是艺术性和时代性的严丝合缝。”

“琢磨诗歌,就是雕琢自己的灵魂。”(田间语)许梦熊的诗是时代的、向阳的,也是可歌唱的。他发出的声音,相信读者一听就懂,而且透着温暖、善意,令人亲近。

“什么是精神传承,什么是吾辈情钟,什么是文化血液里的秘密关系,一切当尽在不言中。”在很多场合,细细聆听柯平老师的教诲,许梦熊往往“笑而不答”,但万笑不离其宗:我手写我心!

汉诗节拍

新春

王和清

金牛扬蹄踏耕去,
玉虎跃身出山来。
丑岁已除寅年至,
蜡梅伴随瑞雪开。
万亿黎民庆佳节,
千里神州奏天籁。
又是一个百年梦,
韶华路上虎生威。

温暖

杨庆文

一丝月光
穿越厚厚的云层
跌落在思绪里

翻开记忆
在这江南
雪并不常见的地方
更多的是湿冷

阳光出来的时刻
阳台上印出七彩斑斓
温暖
从希望中生出



正月的离别

胡巨勇

眺望 在凝视的空间
结成句子
如愈加浓郁的恋情
在时间车轮韵律的远处声中
不由自主地 沉重

齐全行李已打点好
连同亲人的叮咛和祝福
已一并放进
重重的背包
骤然袭击内心的异样感伤
却化作笑语
在亲人耳畔脆脆地响

临风而立 挥挥手
步步走出乡情
离家的脚步踉跄心事
远行的游子 忙循
牧笛灼热的呼唤
用依恋的目光
给黄昏中的故乡
作最后一次 抚摸

与雪共舞

罗 蒙

穿越唐诗宋词
点染秦砖汉瓦
雪花,纵情欢唱
迎来五湖四海的宾朋

扇动古老翅膀
舞出盛世气象
雪花,吐露芬芳
铺开银装素裹的赛场

雪花飘逸,挥洒洁白的音符
唤醒冬梦,萌发春芽
雪花闪耀,高举灿烂的勋章
照亮梦想,跨越巅峰

踏着冰雪的旋律
青春在拼搏中气势如虹
跟随春风的节拍
热血在胸膛里激荡似潮

激情与速度
奏出生命动人的交响
友谊与荣光
铸就冬奥盛会的辉煌